



顧頡剛全集

38

顧頡剛全集

寶樹園文存

卷 六

中 華 書 局

卷六目錄

政治及其他編

張君保源別傳	3
沈維垓小傳	5
哀思錄書後	7
哀思錄再書後	8
婦女與革命	9
社會主義與國家觀念	20
(華林)新世潮序	23
雜記	26
詩三首	29
悼亡妻	31
代周全寶作請求離婚呈	33
對於舊家庭的感想	35
對於舊家庭的感想(續)	48
對於舊家庭的感想(再續)	66
誠吾啟事	89
擬喜聯	91
與殷女士締姻記	92
說親憶錄	98

贈履安墨盒銘	110
贈狄君武歸婚序	111
輓李超女士聯	112
代陳萬里輓李策安聯	113
不寐	115
孫中山先生最早的政治主張	121
代清室善後委員會祭孫中山先生	123
上海的亂子是怎麼鬧起來的	124
救國特刊發刊詞	127
救國特刊篇首語	129
上海的租界	131
鴉片戰爭	135
不平等條約之一——江寧條約	141
不平等條約之二——天津條約	148
不平等條約之三——中法條約(天津條約之二)	163
在中國的外國人與其勢力	167
在外國的中國人與其勢力	170
我們應當繼續接濟失業的工人	172
根本抵制之客談	174
我們爲什麼不能戰鬥!	178
海關上的西人跋	184
(北觀別墅)科學救國大鼓書引言	185
救國團致蘇聯駐京大使加拉罕函	187
我們的目標	189
永久的救國事業的真實基礎	191
(西諦)止水的下層跋	196
上海商務印書館“五卅增刊”事件	197
救國團啟事	202

救國與工作	203
救國特刊止刊詞	213
罪言	215
再論救國與工作	218
無悔啟事	226
外國人的放肆和中國人的不掙氣	227
十四年前的印象	233
輓劉和珍女士聯	238
曹國瑞墓碣銘	239
曹國瑞女士傳	240
家嚴事略	254
新年的夢想	257
新年試筆	259
(萬德懿)時論集序	261
殷岳母哀啟	264
我們的本分	267
希望	269
祭陣亡將士文	271
國立雲南大學勸募寒衣游藝會小引	272
顧子虬先生訃告	274
農村衛生不可不嚴重注意 ——這是中華民族生死關頭的大問題	276
顧頡剛啟事(一)	289
顧頡剛啟事(二)	290
悼滕若渠同志	291
玉淵潭憶往	294
我們要建立新的貞操	314
我看成都	318

我在北大	320
談學潮	340
學風問題的我見	343
我的事業苦悶	350
顧頡剛自傳	357
程宇啟先生傳	422
先烈周仲穆先生紀念碑碑文	425
頡剛豫囑	428
顧頡剛自述書	429
廣西的前途	436
請變更養老院組織案	440
請在北京籌建農業博物館和工業博物館案	442
知識婦女應分出時間從事教育，藉以解決兩班制及失學 青年的重要問題案	445
向稱地瘠民貧的廣西大有發展前途	448
如何作好政協工作	460
與李亞農談後感	463
楊柳青度七一黨辰	464
牛郎織女落伍了！	466
讀了義和團故事之後	468
談談北京	475
我在辛亥革命時期的觀感	480
中國社會黨和陳翼龍的死	490
題友人祝壽題名冊	502
感懷	503
八十述懷	504
顧頡剛先生提供的關於顧元凱的資料	505

附錄

從我自己看胡適	508
在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發言	514
偉大的燈塔	519
從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	521
我在兩年中的思想轉變	530
寶樹園文存篇目索引	535

政治及其他編

張君保源別傳*

張君家世及其他行俱詳同學葉君撰傳中，余與張君交纔五月，不能深知，而就前見之可憶者略載於此，使覽者知張君其人焉。

君不拘小見，遇事必謂當待其大，與人交不稍藏詐，胸懷皎然，無所翳障。余與君同學雖止半年，而於時同居一室，假日外，未嘗相離。偶余因事當歸，適值天雨，君時新置一傘，曾未經用，慨然假與，未嘗不數歎其待人之厚也。所衣長衫，寬不稱體，同學或嬉戲之，君不以爲意，曰：“吾之來此，非所求乎衣也。”余竊誌之不忘。與前同學彭君英標最善，暑假之日，偕彭君及余共出婁關，時尚早，徒步至外跨塘，途間縱論事故，橫絕一世。方以爲來日彌長，後會無已，言出即如過影，不復留憶於中，孰知余與君之交情蓋已盡於是日也耶！中途拾大石一枚，畀余曰：“以是爲是游紀念。”余受而置於囊。既歸，日已暮，同行及余巷而別。將別之際，告余曰：“吾當留校數日，不即歸鄉，明日能來一視吾乎。”然是夜遂雨，六七日不能止，揣君未必即還，投函於校，謂越日天晴，前游可續。及期而往，君蓋行數日矣，廢然而返。既將開假，過同學蔣君心存之廬徑間，猝聞凶

* 1910年冬作。原載《哀思錄》，1911年1月油印。以下三文同。是時顧氏肄業於蘇州公立第一中學堂，與同學葉聖陶等編寫並油印《哀思錄》，以紀念該校四年間病逝之五位同學。

耗，驚駭欲哭；翌日而彭君又以來告，恨不能憑棺而一慟也。每玩是石，如見故人。既陳禮物，其父來城中，言並淚出，對坐之人不知其神傷之何底矣！因《哀思錄》成帙，課畢記之，痛思泉湧，筆不能遺，走告彭君，常猶相扼腕，獨惜交不多時，時已闕久，是篇所載，誦坤一人之私痛焉耳，能不哀哉！

附輓聯

婁塘東郭猶記游蹤，豈期於一別宵分竟成永訣；
同室共研情深投漆，纔使共半年居止常繞夢思。

沈維垓小傳

沈維垓字慕姜，邑之周莊人，年十七來郡城，受業於公立高等小學，誦坤與之俱，遂相習知。君之性愷慈甚至，不强人以不能，不辱人以所恥，同學咸樂就之。每以寒暑假日相隔山河，不能造訪君宅爲恨。瞬越二載，偕入公立中學研錯，倏忽及今又將三年。誦坤以家庭命，改就通學，課畢歸家，夜不能同肄所業，然而相愛之誼於焉益深。有所不知，知之必道其詳，戲掩其卷，背誦如流水。蓋君之於學必詣其精，而尤邃於算學，購書多種，與講課相參究，甄試之時舉筆神速，如宿構。性好修潔，坤書案中敗紙累累，每見君一書一筆置必定所，輒自愧怍而加敬焉。今歲同游白下，觀勸業會。坤修短與君相仿佛，列隊常比肩，弔古察今，同爲評論，五日而返。君曰：“是游匆促，不能暢懷，且別館未全陳列，齊備當在八月中，至時願再往，君等其從乎？”聞者皆贊成，坤亦與焉。是時已及暑假，越旦而君行。坤每見同學，輒以君意相告，意謂三閱月後，得以追隨步履，細考新制，搜訪舊勝，徜徉於鍾山之麓矣。何意開假之日，猝聞凶耗，君已先此一日而逝耶！既聞追悼會以表哀忱，因略述君行誼，綴爲此傳。君來游凡五稔，卒年二十一。嗚呼！秋風迅厲，遽嬰寒疾，遂令舊交絕如飄影，掌上感痛，昆季哀號，又何如哉！悵悵南望，山霾塵而黯青，林翳煙以慘綠，我故人其安在乎？庚戌仲冬之月，顧誦坤拜撰。

附輓聯

初秋辭世，中夏偕游，此生原如夢幻；
五載舊交，兩校同學，今日何限淒涼。

同學弟顧誦坤輓

哀思錄書後

庚戌十一月，《哀思錄》既成編，放筆而歎，蓋歎何也？仲尼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太史公亦云：“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衆人之於世，聽其生，聽其死，及其身而名滅，世蓋弗可以計。論者皆曰此無惜乎爾，及其身而不能自立者也。然吾思之，亦必有瑰志奇行，不同於衆人之志，而屈於衆人之中，終身之所志，曾不能以一發見，及其世無以異於衆人。世之論者遂謂噩噩莽莽，宜其泯滅之同歸。嗚呼，是蓋其不幸者也。繼思之，人之似此者多矣，是蓋其甚常者也。同學五君者，名不出閭巷，生無所用於世，死則隨衆人以歸耳，復何成編之足云？然五君之不傳，命也，苟遂其志，則砥行立名必有施於後世者。是輯成此錄，一以傷前志之未完，一以勗後人以勉乎自奮，將見繼五人而起者幾多倍之，則此錄之不能已固也。然似五君之人，鮮不空謝凋零，而五君者獨能留言行於身後，以是爲較，五君雖死亦幸有不死者在矣，獨其湮滅不彰者之爲可悲也夫！願誦坤書。

哀思錄再書後

夫當今之世，耽耽逐逐者何一非我之敵，前車多覆，隱患已長，處今日之中國，爲今日中國之人，應無人不有負荷之職。豈猶可晏安逸樂，不識不知，使他族實偪，於是隨其夷我詔我而不加察哉！夫生際升平，嬉嬉猶無傷也，即不幸而死如五君者，當猶無所害於國也。值此多難之時，下焉者既不足以知之，上焉者又習知之而不怪，其尤不肖者爲他族聚斂之臣，明知此非國利，以爲圖一己之娛樂有餘，終吾之身或猶可以無害。若而人者設覩然民也，即爲國家之蠹，今且日甚一日矣，苟能早死，方當慶爲國幸，而其壽多永，至老而猶存。余讀顧君記沈君事，言其閱報，輒久不怡，余與沈君游，嘗見其憂憤孤坐，其賢于今世之士大夫甚矣。嗚呼，夫己氏久不死，而令如沈君者死乎！陸機既亡，孫惠與朱誕書曰：“悲豈一人”，太史公作《史記》數歎息於顏夭陌壽，豈無故哉，豈無故哉！十一月二十六日^①夜寫此篇畢。時人聲已寂，一燈熒然，覺前作之爲瑣瑣也。三年生顧誦坤再書《哀思錄》後。

^① 庚戌十一月二十六日，即 1910 年 12 月 27 日。——編者

婦女與革命*

嗚呼！吾諸姑姊妹，亦忘二百六十年之前爲鞑族蹂躪之慘乎？滿洲以東胡賤種，窺我中原，腥羶驟來，神器盡搗，所以暴酷狼毒我人民者至矣。每得一城，輒肆屠戮，操刀相迫，遂其淫慾而復殺之，肝腦塗地，赭血遍身，困苦流離，哭聲盈野，至於欲死無所，不願復生人世。蓋處於婦女者爲甚，彼時男子猶可望風投虜，不至全數被害。婦女嬰兒，艱於逃避，辱之刃之，均一舉手耳。吾諸姑姊妹之先人，際此在亂，不知含羞尋死者幾許？苟起地下人而問之，使吐其飲恨之情，雖素無心肝者當亦必髮指！知今日靦然以有皇位者曾犬彘之不若也。然而冥室難言，紀書可考，度一展稽之，亦必痛如切膚，聲下淚隨矣。嗚呼！此恨可忘，其孰不可忘？

自僭竊至於今日，我漢族人民，日處黑暗之幕，無天日之可見，固吾女同胞所同受者也。祇以燕居深閨，無聞世事，巢幕謂安，不思故蜀，報復之念皆泯然矣。嗚呼，同是人類，而滿人不事生業，耕之爲食，織之爲衣，皆吾漢族之膏血有以養之。又且窮極搜括，以爲淫樂，一園一陵，動以千萬，而哀鴻遍野，待死嗷嗷之日，猶各於賑恤之資，斯當爲吾女界共見聞者也。今日外侮日急，滿清乃欲以中國贈之友邦，獻路割城，賣礦押稅，東零

* 1911年12月作。原載《婦女時報》六號，1912年4月，署吳徵蘭。文末附言，錄自原件。

西碎，不能復完。外人所求，立無留難，使生命財產已有懸於他國之現象，嗟乎！神州沉淪何底？斯亦當爲吾女界共見聞者也。他如假行立憲，陽舉新政，吾女界中人縱一時見不及此，而拳拳大端，雖未深思，意必有久積於心者。嗚呼，一誤爲甚，乃將再誤；萬劫不迴之懼，恐吾族處之矣。凡有人心，能毋惕然！

又以吾國女界，置身社會者實鮮，受激刺者不深則雖蒙害而不覺，然社會固接於家庭者也。今日社會經濟枯窘達於極端，米珠薪桂，物價沸騰，即中人之家已有日啜薄粥不能炊飯者，況貧人室如懸磬，欲煮無米，奔波終日之所得，不能供一家之一飽，號寒啼飢之聲比隣長聞矣。吾諸姑姊妹雖多未與於世事，而米鹽之務度必有深察於心者，須知皆滿清之厚歛橫征，以遂其奢欲之所致也。吾國民一日不驅之出位，即驕淫之態度一日不改，而吾民之生計將愈不能蘇，上者夷中，中者降下，下者流爲餓殍。家庭之間，遞推遞嬗，漸陷於無立足之地。又將以吾民無驅之之能力，驕淫之勢更甚於今，而吾民生計之難亦且更甚於今日。又將以驕淫之極，不能有天下之養，乃又抵押於他國，引起債權國之監督，而吾民脂竭膏完，勢必有共就飢餓凍寒而死之一日！吾女界中人，素無職業以爲生，則雖爲富者至時而欲求免於此，其可得乎？

夫其前有大仇而尚未報，其後將有大難而尚未發，吾漢族之最緊關頭其於此乎！時機一失，困苦即來，而報復之計處茲壓制愈重、生活愈迫之時，恐未能再作勁旅、重揚威靈矣。吾族同胞，其有一人可坐視旁觀哉！故將討十世之大仇，止來日之大難，傾滿清政府而建共和政體，固人人有責任在也。人誰願失其權利，亦何可放其責任。吾女界中人，國民之一部分也，欲有大漢國民之資格，當人人有革命之思想。

今春三月，廣州起事，時有女子數人，同與進行，事雖未成，而知吾女界富革命思想者，殆非絕響。其後，黃花崗上女子